

形象与抽象思维论

吴 越 滨

(扬州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始终共处于人类思维之中, 思维成为主要方面时, 就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 不停地从形象到概念, 又从概念回到形象。每一次循环, 都促进思维的进一步深化; 多次的深化, 便引起飞跃。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 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 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 J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4)01-0097-04

事物都是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 只有在一定的联系之中才有它的存在和发展。在考察艺术的形象思维时, 将其与抽象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研究形象思维的规律和特点, 找准形象思维相对于抽象思维的确切理论位置, 这样可能有助于阐明形象思维的科学概念。

一、相辅相存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最初可能是同出于一源, 这是站在思维的起源角度而言。尽管人类的原始思维现在很难直接了解, 但是我们可以间接的接触到这个问题。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直接的方式, 思维的起源和发展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可以得到说明, 语言从原始人类开始就带有很大程度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此时的“概念”还处于一种很原始的初具雏型的状态, 甚至根本还没有什么词语可以称得上是明确的概念。

美洲红种人想称某个人为“勇敢的战士”, 就说这人象一头狮子; 一个人目光深邃敏锐, 就被形容成一只鹰; 塔什马尼人没有“硬”、“圆”、“热”这些抽象概念, 说像石头就表示“硬”, 说

像月亮就表示“圆”, 说像太阳就表示“热”等等。这些都说明, 人类的语言在它的发展初期, 是无所谓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的, 而只是一种思维的混沌初开状态。有人把这一阶段称为人类思维的“前逻辑阶段”, 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思维, 还不能准确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 只能用一些很肤浅的形象比喻来说明问题。但是, 随着生存的实践发展, 人脑的进一步发达, 人类认识社会和自然的思维能力有了提高。这时, 除了产生了像“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字概念, 产生了“勇敢”、“敏锐”、“硬”、“圆”、“热”等一些抽象属性的概念, 还产生进行判断和推理的抽象思维。在人类的思维中, 保留了用“狮子”、“鹰”等形象来形容某种事物的习惯, 这种思维逐渐发展, 就成了后来的形象思维。但是, 人类并没有放弃这种善于识别某个人特征的思维习惯, 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如果让今天的艺术家碰上这个大鼻子男人的话, 通过留心观察, 也许会塑造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来, 就像张乐平笔下的三毛。

“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

收稿日期: 2013-06-05

基金项目: 2011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524015)

作者简介: 吴越滨 (1963-), 男, 浙江永康人, 扬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扬州大学扬州八怪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艺术理论和国画创作研究。

不相容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1]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从它们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对方的存在条件相辅相存，始终共处于人类思维这一统一的物体内。在人类思维中，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现在我们经常所说的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是指它思维过程中矛盾运动的主导方面而言。比如中国画家在创作写意画时，按照郑板桥的说法，是要从“眼中之竹”，进入“胸中之竹”，最后达到“手中之竹”。如果从眼所见的形象思维，不到胸中的抽象思维发现发展，画家就不能完成到“手中之竹”的质的飞跃，这不就是从形象思维转向抽象思维的过程吗？中国画理论具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象美”和“天人合一”等说法，正是符合这一道理。再看各种体裁的文章或作品：从学术论文、新闻报道、通讯编辑、报告文学到散文、小说、诗歌直至神话，这些文章撰写和作品创作过程的思维情况是复杂的，不可能只用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就可以说明白的，你很难弄清它们确切的成份，因为它们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很难绝然分开，是错综复杂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

二、互相对立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既是“亦此亦彼”的，又是“非此即彼”的。这两种思维除了有互相吸引的一面外，还有互相排斥的一面，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各有其相对的对立性、稳定性或排它性。当然，它们的思维本质是一致的。这里的对立性，主要是指它们在思维形态，以及由于思维形态而引起人们思维习惯上的对立。

试想，当一个精于抽象思维的科学家，要改行去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一定是有困难的；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往往也不习惯于运用抽象思维思考问题。他们能够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在这些特殊的、使人迷醉的职业中，往往会跟一般人疏远起来，他们对生活中一切严肃的现象，变得不太敏感，他们成了只会转动双脚、转动舌头或运转手指的片面而自满的专家。比如，艺术家即使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也往往改不了形象的

思维习惯，会情不自禁地讲些诙谐、幽默的话，做些风趣、滑稽的动作。艺术家如此，作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另外，在修改和改编作品时，形象思维也常常显示出某种不易被改造的性质。在看过电影《红楼梦》之后，如果将它与原小说相比较，一定会对编导者们精湛的改编技巧赞叹不已。这部鸿篇巨制的优秀古典小说能被如此集中、紧凑地搬上舞台和银幕，不能不说是一次非常出色的再创作。我们可以看见，编导者们在对原小说的人物情节、发展线索进行取舍时，在许多情况下，一定是不得不忍痛割爱。换个意思说，也就是在对原小说形象思维的完整过程进行抽象思维改造时，困难一定是很大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项工作如果由曹雪芹本人来做的话，可能会有更大更多的局限性。当然，如果曹雪芹能够克服这种困难的话，那由他本人来改编还是最合适的。

不过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这两种思维能力都能同时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如爱因斯坦既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个出色的小提琴手；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既是个大画家，也是个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

三、互相转化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第一，在于矛盾的双方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共居于一统一体内；第二，矛盾着的双方还各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同样可以互相转化。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互相转化，在教育现象中体现得特别清楚。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曾经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任何高深尖端的科学知识，都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方法讲授给低年级学生。从事中小学以及幼儿教育工作的教师一定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体会，只有通过譬喻、类比等方法，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讲授知识，才能使學生既快又好地理解并接受。所以曾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一个教师必须当好半个演员，这实际上就是在做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传译工作。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互相转化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中，有人把形象思维

概括为用形象的思维，抽象思维则为用概念的思维，以此分家，这是对的。但是，形象与概念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完全绝缘的。智慧人对待个别事物的摹写，不是照镜子，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和有可能是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向幻想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观念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这样就说明具体形象与抽象的概念有同一性，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列宁特别指出，这种转变常常在不知不觉、人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注意到，同是一个事物，由于我们的说法不同，它所体现的思维性质也就不同。例如，“首都——北京”这样的独词句中，“北京”这个概念就为体现抽象思维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把“北京”换成“祖国的心脏”、“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样的说法，那它就又成了文学家和诗人们所常用的字眼了。再如“奥运”为体育运动抽象概念词句，当艺术家将其画成五个互绕的五彩圆形，我们的思维就出现了“五大洲不同肤色的运动员”、“圆形跑道”之意象，它就成了展示奥运精神的运动员和运动竞技的形象了。所以，当抽象思维凭借的概念被转化为形象时，抽象思维的过程也就被转化为形象思维的过程了。当然，在表达形象时也要用到概念，但它用的是单独的、具体的概念，同抽象思维所有的普遍的和抽象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为了不同抽象思维的概念混淆，说形象思维是用形象来思维是可以的，本质是一回事，说法不同罢了。实际上，“概念”一词的外延极广泛，在形式逻辑中，就有单独概念、普遍概念、具体概念、抽象概念、肯定概念、否定概念等等。在抽象思维中，概念越普遍、越抽象，抽象思维的程度就越高。世界上万事万物到了哲学家那里，就只剩下“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了，用这两个概念无论如何是不能进行形象思维的。形象思维要求把事物的概念通过想象表达得越具体、越个别、越形象、越生动和越有特点就越好，以致最后概念就等于某个形象，等于“这一个”。也许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一点，才有把“地球上万事万物存在发展的条件大都离不开土壤”这样的科学思想，“翻译”成了“我们的土壤妈妈，是地球工厂的女工”这样美妙的句子，实现了抽象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转

化；也许还是根据这个道理，王安石把“春风又到江南岸”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贾岛把“僧推月下门”改为“僧敲月下门”，完成了从一般语言到文学语言的提炼，实际上也就是抽象思想向形象思维的转化。

四、互相推动而实现各自深化的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可以通过形象思维的推动而深化，反过来也完全一样。不仅作家需要抽象思维的帮助，一般的艺术家同样如此。俄国的大画家列宾画过一幅名画《意外的归来》，在画的原稿上，画的是一位从流放地逃回家的女大学生，表情天真、幼稚，是个初出茅庐的革命者的形象；但是后来，画稿被改了，列宾把女大学生改成了一个男革命者，不仅如此，这个男革命者的形象又几经修改，从最初的慷慨激昂最后变成一种显示出内心创伤的悲凉、憔悴的形象了。《意外的归来》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前后有这么大的改动，主要是作者当时对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派的认知，逐渐明确使画稿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最后改定的画稿，终于非常深刻的表现了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精神面貌。虽然列宾的抽象思维的判断、推理不能直接演绎出形象来，但是，它却可以对创作的形象思维过程，作某种规范和指引作用。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2]103}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103}。马克思的这两段论述，非常精辟地高度概括了思维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特殊过程。一般来说，这

两种过程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当第一条道路的思维活动表现得明显、强烈时，全过程就表现为抽象思维的性质，而第二条道路只是起辅助、规范、制约或某种接续作用；反之相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思维的两种特殊形态。它们共处于人类思维总体这一统一物体内，时刻在运动，并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当某种思维过程的活动逐渐增强，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变为主要方面时，思维就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当某种思维过程的运动特别弱，有时甚至只是一刹那，我们很难感觉到时，那就会显出近乎纯粹的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来。这两种思维形态又经常表现出它们各自运动“惯性”，显出它们各自的稳定性、排它性和对立性来。人的思维活动就是这样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对立统一的运动中实现的。

就某一种思维形态来说，这不停地从形象到概念，又从概念回到形象（对形象思维来说，也可解释为从表象到形象，双从形象回到表象）；每一次循环，都促进思维的一次深化；多次的深化，便引起飞跃，导致某一文学典型的塑造或某一公式的推导。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内容，是我们解读文艺家和文艺作品的基本途径，也是文艺家创作作品的基本思维和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摘录)[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5.
-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Imagistic and Abstract Thinking

WU Yuebin

(School of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magistic and abstract thinking coexist in human thinking, which experiences the endless cycles of mutual change from one form to the other. The completion of each cycle will deepen human thoughts. This i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imagistic and abstract thinking.

Key words: imagistic thinking; abstract thinking; unity of opposites

(责任编辑 丛 琮)